

老照片

熊瑞

在我小的时候,妈妈在我生日那天都会带我去照相馆拍一张照片留念,家里也因此还保存着一些很久之前的老照片。

春节回家过年,吃完年夜饭和妈妈他们聊起往事,聊到我小时候过生日拍照总是哭,妈妈回忆到:“当年啊,拍照没有现在方便,想拍张照片要去镇上才能拍。”妈妈起身去拿家里的相册,很旧的一本相册,封面和棱角都被磨得非常严重了。

我记得里面有一张我和妈妈的合照,那张照片是在重庆武隆天生三桥景区里面拍的。那还是我高二那年的事,照片上的我已经比妈妈高出半个头了。那是一个冬天,妈妈穿了一件红色棉衣,看起来小小的。那张照片也是我和妈妈唯一的一张合照,我记得那天她很开心。

翻开第一页,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出现在眼前,是我小时候拍的照片了。我戴着妈妈亲手织的帽子,小脸肉嘟嘟的,坐在摇椅里,眼睛里全是泪水。我问妈妈:“我怎么拍照的时候在哭啊?”妈妈说:“照相的时候,你一直哭,怎么都不配合,后来还是拿糖哄好的。现在转眼都过去快二十年了!”妈妈把照片拿在手里,反复地看,似乎回到了十九年前,一个二十七岁的妈妈正拿着糖在哄着不肯拍照的孩子。

翻到下一页,有一张妈妈年轻时的照片。那个时候的妈妈风华正茂,十七八岁的模样。照片上的妈妈穿着一件皮质的皮衣,一条格子裤,看起来十分的洋气。看着妈妈年轻的脸庞,我不禁感叹时光易逝、年华易老。

过去的二十年里,妈妈为这个家日夜操劳着,皱纹悄悄爬上了妈妈的脸庞,原来白皙的皮肤也被岁月带走了最初的颜色,双手因为操劳家务早已粗糙沧桑。妈妈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自己的辛苦,可是我知道妈妈是为这个家付出最多的人。

妈妈以前总是让我帮她染黑白发,可染了没多久又会有很多白发长出来,当时我很不情

愿。我想:反正也会长出白发的,每次都要让我来染,多麻烦啊!而现在我却觉得当时的自己是多么的傻,那每一根白发都是妈妈辛苦的见证。可惜我到现在才明白。

相册里有一张爷爷的照片。爷爷已经离开我们好几年了,再次看到,记忆喷涌而出。爷爷年轻时是一名军人,那张照片也是一张集体照,照片里都是爷爷的战友。照片拍摄于解放后,没错,我爷爷是一名解放军战士,他参加了中国最后一批解放战争。

爷爷参军一走就是几年,奶奶当时已经去世了,家里还有四个孩子,最大的孩子也没满十八岁,我爸爸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爷爷走后,家里没有吃的,好在村子里的人都很照顾他们,平时会给他们送来还有面。

等爷爷回到故乡,他的儿女们都已经长大了。而爷爷从战场上带回来的只有两样东西:一张泛黄的集体照和一身的伤痛。那张照片上的人,爷爷这辈子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了。

爷爷年轻时被疾病折磨着。那时候我还很小,不明白那种痛苦,可是我知道每次爷爷不舒服的时候就要吃很多药,那药味老远都能闻到。每次我陪着爷爷的时候,我都会安慰他:“爷爷,你放心,等我长大了,我要做一名医生,给你治病,这样你就不会再痛啦!”爷爷每次都会笑着回答:“等你长大了,爷爷都老了。”爷爷没能等到我为他治病就离开了我们。他走的那年,我高三,没能见到爷爷最后一面成为我一生的遗憾。

我轻轻抚摸着老照片,仿佛又看到爷爷,他笑着对我说:“爷爷等你长大,给我治病啊!”

翻开一张老照片,就会有很多尘封的记忆席卷而来,李清照有句诗放在此时最为应景:“物是人非事事休,欲语泪先流。”

2010年,我们家迎来了一位新成员,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小孩子,以为爸爸妈妈有了弟弟就不会喜欢我了,还因此找过他们理论。可当我见到他的那一刻起,我想:“他怎么这么小啊?我以后就是他的姐姐了,要好好保护他!”

相册里还有一张在襁褓中的婴儿照片。照片上的婴儿被棉布包裹,只露出了一个巴掌大的小脸,还有两只红通通的小手。他眯着眼,像在睡觉,可是嘴角却流露出一抹笑容,两个小手握成拳,攥得紧紧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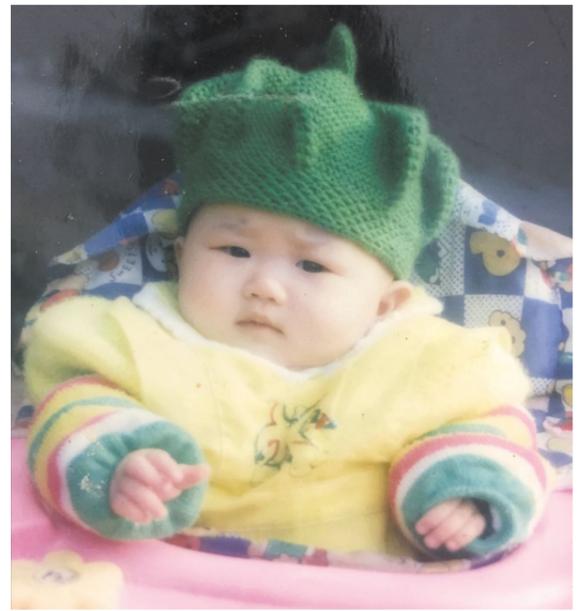
小小的弟弟就这样一天天的长大,而且和我小时候特别像。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呀呀学语,叫出“姐姐”的样子,我高兴坏了;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学会走路时,步履蹒跚朝我走来的样子;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跟我分享他的零食的样子……

在那本相册里,爸爸的照片最少。我爸爸这个人不怎么喜欢拍照,相册里从头翻到尾就只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。当时只有二十岁的爸爸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,照片上的他没有笑容,一脸严肃,头发都快速

住眼睛了。现实中的爸爸跟照片上完全不同,他喜欢笑,每次带着我和弟弟出去玩,还会笑着对妈妈说出去看书了。爸爸在外地,每年只有过年才回家,下次一定要留下一张他笑着的照片。

妈妈回忆说:“现在都没有每年生日拍照留念的习惯了,我们家也好久没有拍过全家福了。”想想也是,现在拍照都用手机,不仅方便而且操作简单,很少有人会选择去照相馆拍生活照了。但是保存在手机上的照片很容易丢失,那些记忆也随之丢失了。

翻阅相册上的这些老照片时,我仿佛穿越到照片上的场景中,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过往,看着看着就热泪盈眶。很多事过去了就不可能重演,某些人走远了就不能重回。



欧·亨利在《菜单上的春天》里写:后来,日历在撒谎,说春天已经来了。春天在该来的时候总是要来的。这段对等待喜爱之人急切心情的描写,我颇为喜爱。

2019年,日历依旧在撒谎,说夏天已经来了。看着日历上还有几天便是入秋,愿秋天在该来的时候来。

我的相册也在说谎,说我过得越来越压抑了。而我最近相册里都是外卖点的美食,所谓美味常伴就是快乐,怎么会说变得压抑?我颇为疑惑。

相机发明的意义是为了定格、为了记录,记录按下快门时的心情、记录不愿磨灭的景象,留存下美好,便于我们记忆、分享。大多数人不像沈从文、汪曾祺这样的文人雅士那般,可以用恰到好处的语言描述生活,他们的文字好比在脑中施魔法作了幅彩色动态图画,细节、特点样样不少,植物、动物栩栩如生。所以我们只好另辟蹊径,用手机、相机开辟条明媚大道,用相片来描述生活。

相片也是会说话的,且能第一眼就让人有直观的感受。洒水车洒出的水花在阳光的折射中留下彩虹,可相片只定格下模模糊糊快消逝的彩虹一角,代表遗憾;爷爷身体欠佳,依旧开着他的摩托车送我到车站,当他即将在转角处离开时,我眼含泪水按下快门,代表想念;朋友生日,大家伙准备好蛋糕和礼物,围在一块笑



盈盈的模样,咔嚓一张,代表喜悦……

从手机照相功能开始普及起,也有十几年了。拍的照片数不胜数,若是要一张张翻看,费时多到不敢想象,更别说还有那些不小心遗失的照片。

这不,已经晚上十点过,到洗漱的时候,我突然翻到了一部高中用的手机,于是和朋友兴致勃勃地一块儿回忆。

“你小时候就像个假小子,你看你那傻乎乎的表情!”我说。照片里的朋友笑得放肆,那一双柳叶眼都快笑抽条了。

“看不出你以前的拍照水平就很不错嘛!”朋友说。云海、花朵、落日、大海,都还挺好看的,值得神夸一通。

“这是前几年旅游的时候拍的,当时妈妈还有刘海,显年轻!突然好怀念前些年。”我说。

“是啊,一不留神,什么也没干,只顾横着长肉,这几年就这样过去了。”朋友说。柔软的回忆让我们不自觉地深陷。

不难发现,时间给每个人都留下了痕迹。相片上的一张张面孔看似熟悉,实际都是建立在逐渐陌生上的。

“滴——”手机电量过低提醒,我们这才抽空看了眼时间,朋友惊叹:“天啊,都要凌晨一点了。”

我们用接近三个小时,走马观花回忆了两个人初中三年、高中三年的时光,十二年的点点滴滴在指尖溜走;用接近三个小时,了解了一个人的成长及变化。

这三个小时,我与朋友的心既是远的,远到飞回了各自的家乡,穿梭回逝去的岁月;我们的心也是近的,近到我去你珍藏的记忆里游玩,你回访我难舍的曾经。睡觉时,躺在床上,思维依然清晰着,一片黑暗中,和朋友的心仿佛更近了些。

是裕和说他不喜欢

回忆过去,他爱看向未来。也是,不然他怎么会从纪录片世界走到电影界来。但我依旧能在他的电影中看到纪录片带给他的影响,依旧能在他的书籍中嗅到他往昔的怀念。谁不是呢!所以我们的相册里才会有那么多七七八八的、舍不得删掉的东西啊。虽然每次翻阅相册都耗时良久,看完说实在又没有太大意义,但我依旧将隔段时间看次相册的习惯保留了下来。

回忆可有,然不宜过长。毕竟在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候,当下的时间不会停止。这跟熬夜一个道理:昨天睡了5个小时,今天睡了11个小时,别以为这样就把昨天的睡眠补回来了。熬过的夜,身体都给你记着呢!虚度过的时间,用休息的时间来补,效率高不哪儿去。我们总是忘记这样一个道理: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。比如在吃早餐的时候却在睡懒觉,在该学习的时候却在开小差,在该和家人吃饭的时候却在玩手机……

你也可以在正确的时间做超前的事。梅花在春天没来的冬天舞蹈,才有了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的美誉;大雁在寒潮袭来前南下,才觅得一方美地温暖过冬;祖述在别人沉溺家乡时闻鸡起舞,而后才成为一方将领,深受人民崇敬与爱戴。

相册教会了我怎样把握回忆与现实的时间,教会我记忆事情的最好方法是:写相片手记。挑一个喜欢的笔记本,将有故事的照片打印好,用文字给照片润色,只需写上拍摄的环境情绪,不必长篇大论。那些为了情绪而拍摄的相片,是不会被忘记的,它反而会在你闲时猛然闪现,叫你想起幸福的细节,或会心一笑,或心里一紧。

相册也教会了我怎样创造未来,它就像骑士,默默守护着我的过去。相册说我不开心,我本是不相信的,但静下心来此刻,我竟然真的在相册里看到了一份心情的美好。

其实用相册检验心情的方法很简单——照片显示:吃有仪式感,拍照有造型,风景美如画,这是开心的我。

照片显示:外卖不健康,邋遢不拍照,美景不定格,这是不开心的我。

如何在相册看出最近的生活状态呢?你只

需要点击全部照片,从最新的照片一直拖到年头最久的照片,按照一周或一日的拍摄来看,如果景物图片显示得越来越少,或是人、景、物各类照片比例失调,那是你的相册也在提醒你:多留心、多欣赏周围平凡事物的美好。

指尖一路向下划,从现在的外卖食品到生活美景,前几个月的快乐使我微微发愣。是啊!整个暑假光顾着上班实习、回家玩手机,我有多久没有抬头数过星星?有多久没停下来观察带露珠的小花?有多久没有看到植物发出新芽?我有太久太久的时间失去这些温暖的小美好了。

杨绛回忆先生和女儿的书信《我们仨》中有很多老相片,简单地配上文字——“我们三人各自工作,互不打扰。钟书正在添附他的华氏大辞典”、“钟书和我互相理发,我会用电推子,他会用剪刀。”暖流直击灵魂。我在想,当杨绛与他们走散后,再看到照片时,是难过多一些还是怀念多一些?

读完她的文字我就有了答案——那是年少、是温情,那么温柔的一个女子将悲伤全藏在字眼中,回忆的点点滴滴都是她继续生活的力量,怎么能仅用难过和怀念这几个单薄的词汇来形容呢?

老照片、新照片,生命沉浮、命运难测,在翻阅相册时猛然发现,相册里曾并肩行走的人失散了,平凡但精致的景致消失了,我自己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。

我们都在岁月中探寻,在试着接受相册的谎言,接受环境的变化,接受自己的变化,而我们在种种变化里找寻自我。成长才是相册最深层的意义。

重庆的夏天不会不来,它只会迟到;记忆不会因为不拍照而无影无踪,而今相册教会我向前看,接受变化和守护过去同等重要,我如是想。

相册在说谎

黎茜